

南台人文社會學報 2016 年 5 月

第十五期 頁 53-91

古漢語「藥」的名動轉變研究：以框架為本的語義分析

吳佳樺*

摘要

本文以框架理論 (Fillmore, 1977, 1982) 為基礎, 探討古漢語「藥」的名動轉變現象。筆者認為名詞「藥」能夠產生動詞的用法, 和治病框架中視角的轉換、參與者的選擇有密切關係。本文首先根據「藥」作為動詞的五種意義類型及相應句法結構進行討論, 藉由例證的對照討論動詞「藥」的意義組成以及其語義特徵。接著從不同的框架視角討論動詞所突顯的參與者如何構成相映的事件關係, 以及從名詞到動詞的轉喻 (metonymy) 歷程, 歸結出施動者的動作與參與者「藥」的緊密繫聯關係。希望此一分析方式能為語言研究與教學提供另一種詮釋角度。

關鍵詞：名詞動詞化、框架理論、框架視角、轉喻、漢語教學

*吳佳樺,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教師

電子信箱: temple108@gmail.com

收稿日期: 2015 年 09 月 15 日; 修改日期: 2016 年 05 月 21 日; 接受日期: 2016 年 05 月 27 日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6

No. 15 pp.53-91

Noun to Verb Shift of Yao in Classical Chinese: A Frame-based Semantic Study

*Chia-Hua Wu**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Fillmore's (1977, 1982) Frame Theory to discuss noun to verb shifts of 'yao' in Classical Chinese. We suggest the alternation of perspectives and profiled participants in a medical event frame will trigger a change of 'yao' into different verbs. Through discussion of data we first compare five types of verb 'yao' in terms of their meanings and relative structures. Based on five medical frames of 'yao', we then analyze relations between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deconstruct the processes by which 'yao' shifts in category from noun to verb by adopt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metonymy. We discovered that verbalization of 'yao' can be activated by meaning congruity, which means the association of salient elements in nominal 'yao' and the action of the agent in medical frames.

Keywords: verbalization, frame theory, perspective, metonymy, Chinese teaching

*Chia-Hua Wu, Teacher, National Tou-Liu Senior High School

E-mail: temple108@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Sept. 15, 2015; Modified: May 21, 2016; Accepted: May 27, 2016

壹、引言

語言結構與詞彙的活用，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人類大腦為了以有限的記憶體因應不同的語言情境，因此衍生出詞類與句法轉換的機制。以新聞標題為例，當我們讀到「外婆手刃親孫」這句標語，卻能理解身旁朋友發出的驚嘆「真可怕，這個外婆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孫子！」那是因為我們潛意識中對名詞「刃」的認知具備「刀子可以用來殺人」的動態概念，進而產生「刃」作為動詞的用法。「刀子」在此事件中所觸發的語義面向是它「致人於死」的「功能」，而不是只有刀子本身的「形式」。詞彙的選擇與句法結構的安排影響了人們解讀事件的視角，反之亦然。原本作為名詞的「刃」字在新聞標題中為了凸顯其「砍殺」的功能而變成了動詞，表達了「致死」的延伸語義，而「刃」在句法位置上的表現，自然也帶有動詞的功能。由此可知，詞性的改變建立在人類描述事物的核心觀點或視角轉換，從特定的事件框架中選擇並凸顯表達的重點，是一種認知能力的展現。

漢語的名動轉換現象一直是語言研究的重要議題，探討層面涉及詞彙生成、句法結構，甚而是認知闡釋（Mei, 1989, 2008a, 2008b, & 2012；Liu, 1991；Chan & Tai, 1995；Tai, 1997；徐盛桓，2001；Huang, 2014；張高遠，2008；高航，2009；王冬梅，2010；江曉紅，2009；張輝、盧衛中，2010, etc.），但目前尚未有研究以框架理論（frame theory）為基礎解釋古漢語中的名動轉變現象。此外，不只是現代漢語，回溯先秦的經典文本，我們發現古漢語中這樣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以左傳為例，其同型字作為名詞和動詞使用的比率約為 6：4（申小龍，1995），顯示詞類的活用在古漢語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其中有許多動詞是從名詞概念轉變而來的，如「衣、妻、冠、藥、醫、石、館、舍、帥、軍」等。古漢語中不虞匱乏的名動轉變現象，其濃縮的形式、靈活的位置，對於

筆者探索名詞動詞化現象無疑是最適合的材料。為何上古漢語中某些名詞同時存在比例相當的動詞化用法？名詞所以能延伸出不同的動詞意義，背後牽涉到哪些認知概念的運作？這些都是筆者想要探討的問題。

以經常出現在「治病框架」(medical frame)中的「藥」字為例，筆者發現古漢語名詞「藥」轉變為動詞時，雖然辭典所描述的詞彙意義大多為「治療」，但我們在閱讀時卻能自動根據動詞出現的結構和語境，進而填補、延伸出不同的事件細節，產生在譯文上不同的翻譯解讀方式，如「用藥敷塗」、「使對方服藥」、「服用藥物」、甚至是「使用藥物治療」等概念，這些意義並非閱讀者或翻譯者任意建構的，必須建立在特定語境和語法條件下。再者，以動詞「藥」來描述這些事件關係的用法，在現代漢語中是幾乎不存在的。請看下面例子：

- (1) 凡療獸瘍，灌而劓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周禮·天官冢宰〉

譯文：凡是治療畜獸瘍病，需用湯藥灌洗患處，及用砭石刮去其腐肉，使惡毒盡淨，然後敷藥、調養、再行餵食(杜祖貽、關志雄，2004)。

- (2) 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墨子·非攻中第十八〉

譯文：假如現在有個醫生在這裡，他拌好他的藥劑，給天下有病的人服藥。一萬個人服了藥，若其中有四、五個人的病治好了，還不能說這是可通用的藥(李漁叔，1977；李振興，1996)。

- (3) 鵠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譯文：扁鵲說「我並不能使死去的人再活過來，只是讓那些能夠治癒的人活命，那些死去的人還是不能服用藥物而使他們復活的。悲哀的是，暴君治理國家的弊病，也不是服用藥物而可以平治的啊(郝志達、楊鍾賢，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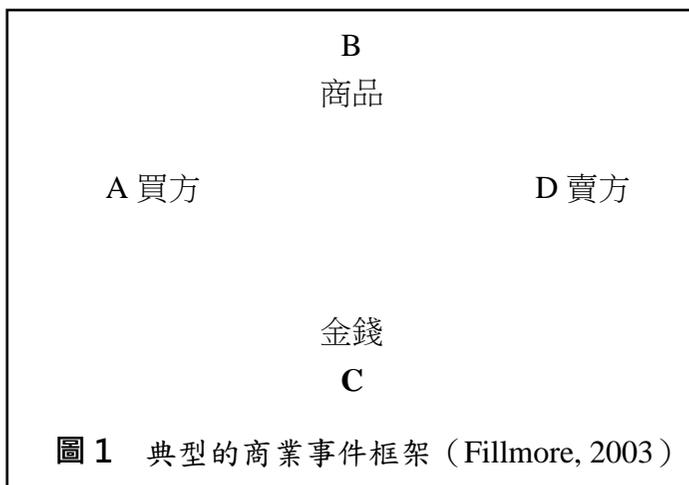
本文第二部分將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介紹事件框架理論，第三部分則分別從句法結構和事件情境，探討名詞「藥」做動詞使用較典型的意義類型，並根據事件框架理論有系統地推論這些動詞產生多義現象的認知基礎，最後在結論中進一步歸納名詞「藥」轉變為動詞的普遍性規則，並探討此分析方式對多義詞在語言教學上的貢獻。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本文所做的分析除了建立在辭典所提供的語義依據外，主要聚焦在動詞處於適當語境和語法結構下使讀者產生的意義詮釋，探討意義建構背後所運用的認知策略，期能幫助學習者更容易掌握古文的閱讀。

貳、理論背景

古漢語有不少例子顯示，動詞意義或事件關係的確立除了根據語法結構（論元結構）判斷外，尚需仰賴事件框架與經驗背景的結合。例如上述例子中動詞「藥」在不同文本中可以分別描述「給～敷藥」、「使～服藥」、「服藥」等意義，卻不致使讀者產生閱讀上的混淆。由此可知，意義表達或概念掌握除了透過句法規則或已知的語言結構，尚須概念系統的輔助。本文的主軸即在討論事件框架中參與者的互動關係和句法結構的關聯性，希望能深入了解古代漢語詞彙「藥」轉變為動詞時所呈現的句法和語意特徵，以做為日後研究詞類轉變和多義現象的比較基礎。

Fillmore (1977, 1985) 在 70 年代中期將框架理論 (frame theory) 有系統地引進語言學領域，用來解釋語言的句法、詞語組合等現象。所謂的「框架」，是「特定而又統一的知識網絡或對經驗連貫、一致的圖解 (Fillmore, 1985; 張榮興, 2012)」，也是「人類建立概念範疇時內心所建構好的認知圖像 (Kövecses, 2006)」。簡而言之，日常生活中有許多重複發生的經驗和情境，透過這些經驗知識不斷的累積，我們心中逐漸形成有系統的網絡，將重複發生的相關事件串連成一個整體、連貫而且統一的認知架構，此即「框架」的概念。

Fillmore 以日常生活中和買賣交易行為相關的「商業事件框架 (the COMMERCIAL EVENT frame)」為例，將涉及商品買賣的典型參與者集合起來，建構一個和「交易」相關的事件框架。如下圖一所示，根據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構成交易事件的商業行為經常涉及買方 (buyer)、賣方 (seller)、商品 (goods)、金錢 (money) 等參與者，這些參與者都包含在事件框架中，彼此的關係緊密相連。當我們經歷許多次交易事件，這些重複的概念在心中慢慢累積固化，形成一個交易事件框架。久而久之，對買賣交易行為已經習慣的我們，只要提到框架中某個參與者，例如「商品」，其他相關參與者 (買方、賣方、金錢)，雖未被提到，也會一併被誘發 (activated) 出來，進而引導出與此框架相關的背景知識 (張榮興，2012)。



進一步說明框架和句法結構的關係。從認知觀點而言，「語法」即描述事件框架中參與者的互動關係。人類的認知能力除了幫助我們建構典型事件的背景框架外，還能透過注意力 (attention) 的轉換或聚焦從不同的框架視角 (viewing frame) 或敘述者觀點 (viewpoint) 描述同一個事件。Talmy (2000) 提出「事件框架 (event-frame)」的概念，認為框架中只有那些被互相誘發的必要參與者才能構成一個事件框架，至於其他

未被誘發的參與者則被排除在事件框架之外，屬於附加的背景訊息。換言之，人們在使用特定動詞時通常會側重於事件的某一面向而忽視事件中的其他因素，從而決定了動詞對事件的觀察視角，產生同一框架中不同視角的事件關係描述（田臻，2014）。Fillmore（1977）也指出，任何一個動詞的意義和用法都有一個給定的視角或觀點（*perspective*）。由此可知，敘述者選用不同動詞並指派相關參與者作為其句法角色（*syntactic roles*），從而決定了事件框架中的句法視角（*syntactic perspective*）。相同的事件框架會隨著敘述者的句法視角改變，進而突顯框架中不同面向的參與者。以英文動詞「buy」（買）為例，請看例（4）：

(4) David bought an old shirt from John for ten pounds. (Ungerer & Schmid, 2006)

例句（4）涉及「購買商品」的事件框架，事件中包含買方（David）、商品（old shirt）、賣方（John）和金錢（ten pounds）四個參與者，但動詞 buy（買）主要突顯了「買方」和「商品」的關係，並指派買方作為主詞、商品作為受詞，而賣方和金錢則為整個購買商品的事件提供了背景訊息。從相對的視角關係來看，當敘述者想要描述「賣出商品」的交易事件，此時視角所關注的焦點便會聚焦在「賣方」和「商品」上。請看例（5）：

(5) John sold an old shirt to David for ten pounds. (Ungerer & Schmid, 2006)

例句（5）描述「販賣商品」的交易事件，事件中一樣包含買方（David）、商品（old shirt）、賣方（John）和金錢（ten pounds）四個參與者，但此時敘述者選用動詞「sell」（賣）來突顯「賣方」和「商品」的關係，並

指派賣方作為主詞、商品作為受詞，反之買方和金錢則為整個販賣商品的事件提供了背景訊息。

換個角度，如果今天敘述者想要描述的是交易事件中「買方付錢」的事件框架，此時視角所關注的焦點便會轉移到「買方」和「金錢」上。請看例（6）：

(6) David paid ten pounds to John for an old shirt. (Ungerer & Schmid,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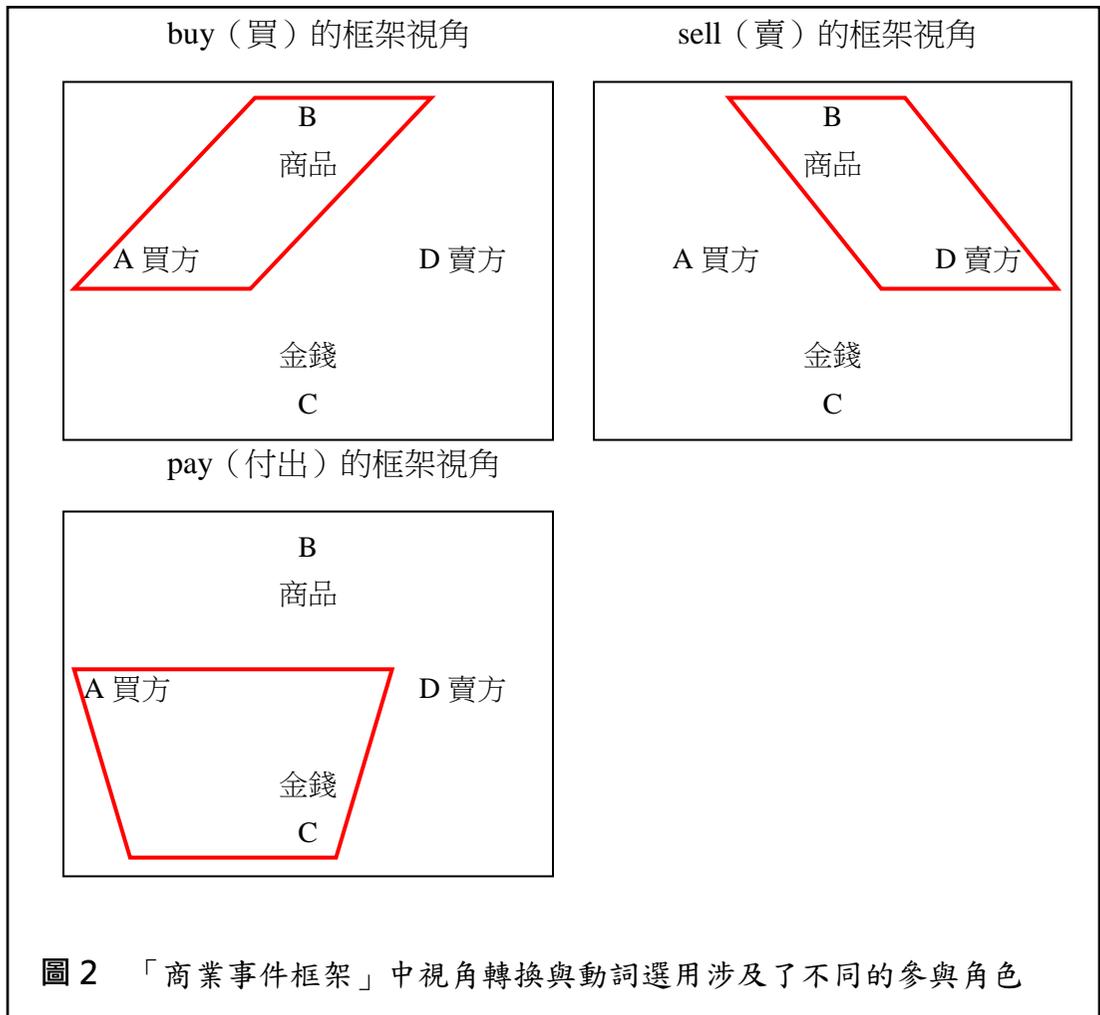
例（6）所描述的是交易事件中「付出金錢」的事件框架，事件中一樣包含買方（David）、商品（old shirt）、賣方（John）和金錢（ten pounds）四個參與者，但敘述者選用「pay」（付出）來突顯「買方」和「金錢」的關係，並指派買方作為主詞、金錢作為受詞，而賣方和商品則為整個付錢的動作事件提供了背景訊息。

藉由上述例子的說明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每一個人的認知概念中都有一個典型的買賣交易框架存在，而敘述者對於動詞的選用將會影響到事件框架中視角的轉換，進一步突顯該交易事件所涉及的核心參與者，並據此指派或標記這些參與者的句法角色，構成完整的語言形式（Fillmore, 2003）。由此可知，語言形式本於認知概念的建構，這不是單一語言獨有的現象，不同語言系統都可能建構在相同的認知概念上。除了英文以外，我們再舉現代漢語為例，並以圖示說明語法結構在框架中的表現形式：

(7) 張三買了一台電視。

(8) 李四賣了一台電視給張三。

(9) 張三為了這台電視付了五萬塊錢給李四。



例(7)到(9)的交易框架包含了買方(張三)、賣方(李四)、商品(電視)和金錢(五萬塊)等參與者,這三個句子分別使用了「買」、「賣」、和「付」三個動詞來突顯框架中的不同面向。例(7)使用了動詞「買」來突顯「買方」(張三)和「商品」(電視)的關係;例(8)使用了動詞「賣」來突顯「賣方」(李四)和「商品」(電視)的關係。例(9)是個很長的句子,但藉由掌握主要子句「張三付了五萬塊」,可知動詞「付」突顯了「買方」(張三)和「金錢」(五萬塊)的關係。從圖2的框架圖示可知,不同動詞分別突顯框架中不同面向的必要參與者,

至於其他參與者雖然沒有在主要子句中被突顯，仍然會在我們認知的交易框架背景中一併被誘發（activated）出來。

雖然，以上的說明著重的是不同動詞在事件框架中的表現，但亦可以用來說明同一動詞在不同框架視角下所強調的事件關係。Fillmore（1982）認為要掌握或預測一個詞彙如何使用，詞彙背後典型的背景框架（the prototype background frame）遠比詞彙本身的瑣碎意義（details of the word's meaning）重要，因為背景框架中結合了詞彙的使用方式（uses of the word）和實際情境（real world situations）等細節。換言之，回到以「藥」作為動詞的醫療框架來討論，當名詞「藥」轉變為動詞後，其動詞意義也會隨著詞彙所出現的語法結構和前後語境而有所調整，就像不同動詞分別突顯框架中不同面向的參與者一樣，因此筆者認為名詞「藥」變成動詞後所描述的不同動詞意義，也可以從框架視角的概念加以區別。

本文希望透過框架理論來分析動詞「藥」在古代治病框架中所具備的語意特徵，以了解為何同一個動詞可以描述「敷藥」、「服藥」、「使～服藥」，甚至是「治療」、「用藥治療」等從具體到抽象的事件關係。下一小節的分析，我們將分別探討古漢語名詞「藥」轉變為動詞時所出現的幾種典型結構和意義，並進一步透過框架理論來分析古代醫療事件中動詞「藥」的語意特徵，以及前後所搭配的典型參與者，進而瞭解為何名詞「藥」轉變為動詞後可以用來描述不同的事件關係（動詞意義）。

參、古漢語動詞「藥」的句法和語意轉變分析

一、「藥」的治病框架

承接第二節理論基礎所述，在進入「藥」的分析之前，我們首先要瞭解古漢語詞彙「藥」所出現的典型治病框架。古漢語中所謂的治病框架包含哪些典型參與者呢？一般而言，在現代漢語中涉及醫療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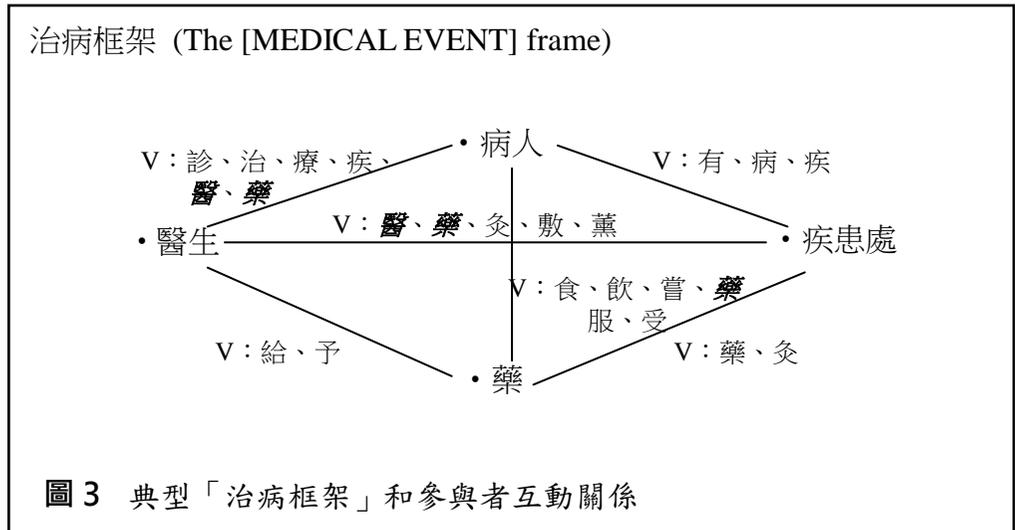
(medical frame) 的參與者大概可包括下列幾種：「醫生、護士、病人、疾病名稱或部位、處方或藥物、醫院」等典型概念。筆者根據這些典型概念蒐集整理〈周禮〉、〈禮記〉、〈左傳〉、〈墨子〉、〈莊子〉、〈荀子〉、〈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國語·晉語〉等古漢語中涉及「醫療框架」相關的文獻，歸納出上古漢語中涉及「治病框架」的典型參與者：

表 1

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治病框架」中的參與者對應

現代漢語「治病框架」中的參與者	古漢語「治病框架」中的參與者
醫生	醫、良醫、上醫、醫之藥人者
醫療人員（護士）	X
病人	有瘍者、有病者、病者
疾病、疾患部位	瘍、瘡、傷、疾、病、痔、病疾、疾在血脈、疾在骨髓、疾在腸胃
處方、藥物	灸、藥、毒、味、半夏丸、湯、鍼石、酒醪、病道（治療的方法、處方）
醫院	X

對照表一中出現在現代漢語和古漢語醫療框架的參與者，可以發現古漢語中較普遍的典型參與者大致上包含「醫生（醫、上醫、良醫）」、「病人（病者、有瘍者）」、「疾患處（瘍、傷、瘡、疾）」和「藥物或藥方（藥、丸、酒醪、毒）」等四類。換言之，描述「治病動作」的典型框架至少包含「醫生」、「病人」、「疾患處」和「藥物」四種經常出現的參與者，這些參與者間的互動關係一般可以用「診（診斷）、治（治療）、療（治療）、疾（生病／治療）、病（生病）、灸（針灸／燒灼）、有（患病）、瘳（病癒）、已（治好）、受（服藥）、飲、嘗、敷（塗抹）、薰（以火酌灸）」等動詞來描述。下圖 3 呈現了古漢語醫療框架中參與者所產生的典型互動關係：



比較特別的是，觀察上圖中參與者的互動關係，可以發現「醫」、「藥」、「疾/病」等參與者既可以是框架中的必要成分，也可以當作動詞用以描述與之相關的事件關係，其詞類和語意的轉變現象便和事件框架的視角轉換有關。考慮到詞彙「醫」、「疾」、「病」在名動詞類轉變的方向上可能有所爭議，因此本文的分析將以詞彙「藥」的名動轉變現象為主。

二、動詞「藥」的句法和語義轉變分析

根據《說文解字》所釋：「藥者，治病艸也。」¹「藥」的本義即為「能夠治病的植物，或用來治病的物質」(谷衍奎，2003)，也就是現在的「藥粉、湯藥、處方、膏藥」等概念。但從實際語料及辭典的意義分類進行歸納¹，在古漢語中「藥」的意義表現更為多元，可以作為動詞使用，分別描述不同的動詞意義和事件關係，以下將就「藥」的五種動詞意義與

¹ 由於本文的分析主要聚焦在動詞處於適當語境和語法結構下使讀者產生的意義詮釋，因此除了辭典中可查到的動詞意義外，筆者在本文中所歸納的動詞義類還包含其他經常出現在語料中的典型描述方式，語料多來自先秦時期的經典著作，如《周禮》、《墨子》、《易經》、《莊子》、《史記》、《水經注》、《黃帝內經》等。

相關結構進行討論。

(一)「藥_{v1}」：給～敷藥（給—VO）

古漢語名詞「藥」的本義是「能治病的物質」，作為動詞第一種意義是「給（某人）敷藥、塗藥」。動詞意義除了包含「藥物」的概念外，還加入了使用藥物的動作方式（manner）「敷、塗、擦」及施予動作的方向或路徑（path）「給、替」。而動詞「藥」所帶入的事件關係發展到現代漢語，原本濃縮的動作概念便逐一釋出，成為包含動作方向「給、替」、動作方式「敷、塗、擦」的句型結構：「替/給～敷/塗/擦 藥」，請看下面古今例句的對照：

(10) 凡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周禮·天官冢宰〉

譯文：凡是治療畜獸瘍病，需用湯藥灌洗患處，及用砭石刮去其腐肉，使惡毒盡淨，然後敷藥、調養、再行餵食（杜祖貽、關志雄，2004）。

(11) 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水經注卷三十一·涓水〉

譯文：水邊有斷蛇丘。隋侯出門看見一條大蛇被攔腰砍斷，就把牠捧起來，給他敷藥，所以叫斷蛇丘。後來蛇銜了明珠來報恩，世人稱為隋侯珠，又叫靈蛇珠（陳橋驛、葉光庭、葉揚，1996）。

(12) 我扶他坐在沙發上，翠珠很快找到藥膏、繃帶、紗布，蹲在茶几前面，小心翼翼的給他敷藥。【1977-07-08/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例（10）提到獸醫的職掌是治療動物的傷口或疾病，連接詞「而、以、然後」銜接一連串的醫療步驟達到治療目的。施動者為獸醫，其中「灌（之）」指獸醫為動物灌飲湯藥，「刮之」指獸醫為動物刮去傷口的濃血腐肉，「以發其惡」是藉由「灌、刮」的動作來排除動物傷口的毒氣

或受到感染的組織，再進一步透過獸醫的一連串醫療動作「藥之（給動物或傷口敷藥）、養之（調養動物身體）、食之（給動物吃好的食物）」，使動物傷口復原並恢復體力。以上一連串的動作都和醫生處理動物傷口相關，其中「藥之」承接上文處理傷口的順序，意指醫生給動物傷口敷藥（林尹，1972）。

例（11）則敘述斷蛇丘與隋侯珠的傳說，隋侯出門看見大蛇受傷，於是舉起蛇給他敷藥，事件發生地點後來便稱為斷蛇丘。施動者為醫生，在本文中是對蛇進行治療的隋侯，其中「因舉而藥之」指隋侯因此將蛇舉起並且將藥物敷塗在傷口上，動詞「藥 V₁」前面省略上文已提及的主語（subject）隋侯，後面的「之」承前文「大蛇中斷」後被舉起的身體部位，指的是大蛇的傷口或疾患處。對照古漢語和例（12）現代漢語的句式結構可知，同樣是描述「敷藥、擦藥、塗藥」的情境和意義，古代漢語的「藥之」在現代漢語中可用「給（某人）擦/敷/塗 藥」的句式結構來表達：

古代漢語

例句	（醫）	藥 V ₁	之（病人/傷口）
結構	（S）	V _P -V _M	O

現代漢語

例句	醫生/我	給/替	他	敷/塗/擦	藥
結構	S	V _P	O ₁	V _M	O ₂

說明：

V_P：path verb，方向動詞

V_M：manner verb，方式動詞

圖 4 進一步根據古文結構呈現動詞「藥_{v1}」所突顯的的框架視角，參與者為「醫生」、「病人或疾患處」、以及「藥」，其中「藥」作為動詞使用。此時必定會產生的問題是，為何名詞「藥」的具體概念沒有出現在表層結構中，卻出現在醫療框架裡？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呢？Ruiz & Lorena (2001) 以「動作涉及的物體代指動作」(OBJECT INVOLVED IN AN ACTION FOR THE ACTION) 的轉喻策略² 解釋名動轉變的現象，表示他們認為名詞的具體概念包含在名詞轉變為動詞後所描述的事件關係中。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從更上層的視角將名動轉變視為「動作/事件/過程」(action/ event/ process) 和「參與者」之間的轉喻關係 (metonymy)，「動作/事件/過程」就像是一個容器 (container)，而「參與者」則是容器中的內容物 (contents)，包含在「動作/事件/過程」內的施事者 (agent)、受事者 (theme)、工具 (instrument)、地點 (location) 甚至是時間 (time) 都可能藉由轉喻策略轉變為動詞。換言之，治病框架就像一個容器，而名詞「藥」的具體概念則如同容器中的內容物，是隱藏在事件框架中的參與者，在多數情況下包含在事件關係中，只是沒有呈現在表層結構上，必須藉由動詞「藥」的事件框架進一步呈現出來。

回到圖 4，敘述者根據這三個參與角色的互動及事件的背景情境選擇了適當的動詞意義，即「給～敷藥」。在這個動作結構中，施動者 (agent) 「醫生」拿「藥」對受動者「病人或疾患處」施以「敷、塗、擦」等治療動作，整個動作過程包含「醫生拿藥給病人」、「醫生在疾患處擦藥」的連續事件關係，前面的動作描述施動的方向性，接續的動作描述施動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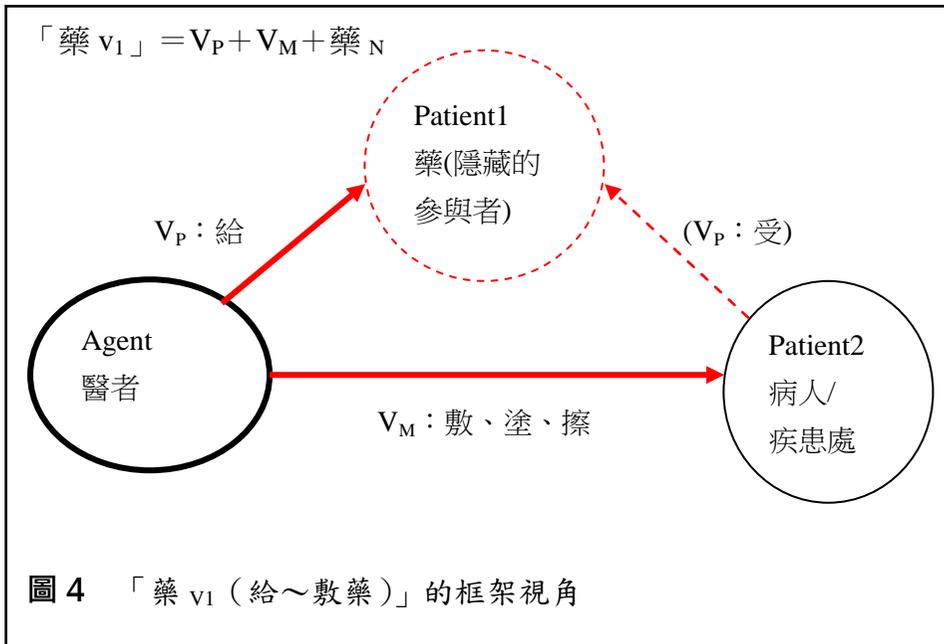
動詞「藥」的選擇，在於施動者 (agent) 「醫生」和事件參與者「藥

² 所謂轉喻 (metonymy)，指的是同一個框架或範疇 (frame, domain or ICM) 中概念意義 (conceptual element)、事物特質 (property)、物體本身 (entity)、或者是事件 (event) 的轉換。在人類認知事物的過程中，我們傾向於關注具有顯著特質的人、事物、或關係並將之作為顯著的參照點 (a salient reference point)，進而去聯繫、指涉其他範疇內相關的概念或人、事物。以範疇映射的觀點來說，轉喻是來源域 (source) 和目標域 (target) 都在相同範疇內的概念映射 (within-domain mapping) (Radden & Kövecses, 1999; Radden & Dirven, 2007)。

(patient1)」、「病人或疾患處 (patient2)」間意義的相互繫聯與誘發 (activated)。三者之中，醫生是「治病框架」中的施動者，所採取的動作方式「敷、塗、擦」和藥的「質地、成分」產生意義上的繫聯，促使和「藥」相關的動作方式成為事件關係中的顯著成分 (salient element)，進一步使名詞「藥」藉由轉喻策略 (metonymy) 延伸出動詞的用法，描述「給~敷藥」的事件關係。從細節來說，在治病的事件框架中，敘述者緊扣「藥」名詞概念中表「成分 (constitutive)」的屬性 (Pustejovsky, 1995)³ 與「醫生」治療的動作相結合，形成動詞「藥_{v1}」的意義。由此可知，在這個視角框架中，敘述者選擇將施動者 (agent) 的動作方式結合在時間順序上第一個意義繫聯的受動者 (patient)「藥物」上，形成新的動作描述方式，如例 (10) 和 (11) 的「(醫者)藥之」。

當然，也許有人會問為何古文中不直接用動詞「敷、塗」具體描述呢？原因在於上古漢語中「敷、塗」的意義和用法鮮少和名詞「藥」結合，為了具體描述這樣的動作概念，因此而藉由「藥」的名動轉換達成溝通目的。

³ Pustejovsky (1995) 提出的詞彙屬性結構 (qualia structure) 來分析描述詞彙內部的語義組成面向。周亞民 (2005) 認為在 Pustejovsky 的四種詞彙內部結構中，屬性結構表現了所有詞彙意義的基本結構，透過此結構才能瞭解詞彙內部意義連結的不同面向關係，藉此得以表現出詞義上的多變性與拓展性，Pustejovsky (1995) 將這些意義屬性簡化歸納為四個主要面向：形式 (formal)、成分 (constitutive)、功能 (telic)、主事者 (agentive)。形式 (formal) 指的是物體的形狀、大小、強度、顏色、位置等概念；成分 (constitutive) 指的是物體和組成成分之間的關係，包含物體的重量、組成的材料、質地或部件；功能 (telic) 則表現物體的功能與目的；主事者 (agentive) 則涉及產生或製造該物體的人或事物。以上這四個面向的語義特徵不僅關係到句法結構中動詞對於前後名詞的選擇，也暗示著名詞擁有能和動詞相互系聯的動態語義特徵。



(二)「藥_{v2}」: 使~服藥 (使/要—VO)

動詞「藥」在古漢語中的第二種意義是「使~服用藥物」。動詞所出現的句法結構類同於「藥_{v1}」，然而動詞「藥_{v2}」所描述的事件關係並不同。「藥」作動詞時除了包含「藥物」的概念外，結合了具體動作方式 (manner): 「服用」、「食用」、「吃下」或「飲用」的概念；此外，施予動作的方式可能還包含了命令或祈使的外力在內，如「使~、要~、給~」(cause verb)。同樣地，古漢語動詞「藥」所帶入的事件關係發展到現代漢語，原本濃縮的動作概念便逐一釋出形成連續動作結構 (serial verb phrase)，成為了包含表「祈使、命令」(使、要)的使役動詞 (cause verb)，以及具體服藥方式「服、吃、食、飲」(manner verb)的句型結構：「使 (cause) ~服/吃/食/飲 藥」，請看下面古今例句的對照：

(13) 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墨子·非攻中第十八〉

譯文：假如現在有個醫生在這裡，他拌好他的藥劑給天下有病的人服藥。

一萬個人服了藥，若其中有四、五個人的病治好了，還不能說這是可通用的藥（李漁叔，1977；李振興，1996）。

(14)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乖乖遵從醫囑，醫生**要他吃藥**才吃藥的。所以把吃太多藥的責任歸咎給病人是不公平的。該探討的是病人手上大把藥哪裡來？【2009-03-14/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例（13）中墨子舉醫生給病人服藥的例子說明戰爭是不可行之道。文中假設醫生為天下所有生病的人調和祝藥並使他們服下藥物，如果只有其中四或五個人醫治好了，那麼這種祝藥還不能算是可以通用的藥。其中「之于天下有病者」是指「為（對）全天下生病的人」，「和合」意指「調和、混和」，「祝藥」是指「治療瘍瘡藥的通稱（李漁叔，1993）」。連接詞「而」串連下一個步驟「藥之」，承接上文調製藥劑的動作，意指醫生使病人服下藥物。觀察動詞的句法特徵和框架視角所包含的參與者，動詞「藥_{v2}」前面省略上文已提及的主語（醫），後面的「之」指的是病人。再從下文「萬人食此」一句可知，病人操作祝藥的動作方式是「食用」，其中代詞「此」可回指前文的動詞「藥」和名詞「祝藥」，顯示具體的藥物概念在轉變為動詞後仍然存在，可能結合在動詞的概念中，因此在表層結構上不是以名詞的形式呈現。對照古漢語和例（14）現代漢語的句式結構可知，同樣的語義描述，古代漢語的「藥之」在現代漢語中可用「要（某人）吃/服/飲/吞 藥」的連續動作結構來表達：

古代漢語			
例句	(醫)	藥 v ₂	之(病人)
結構	(S)	V _C -V _M	O

現代漢語					
例句	醫生	要	他	吃/服	藥
結構	S	V _C	O1	V _M	O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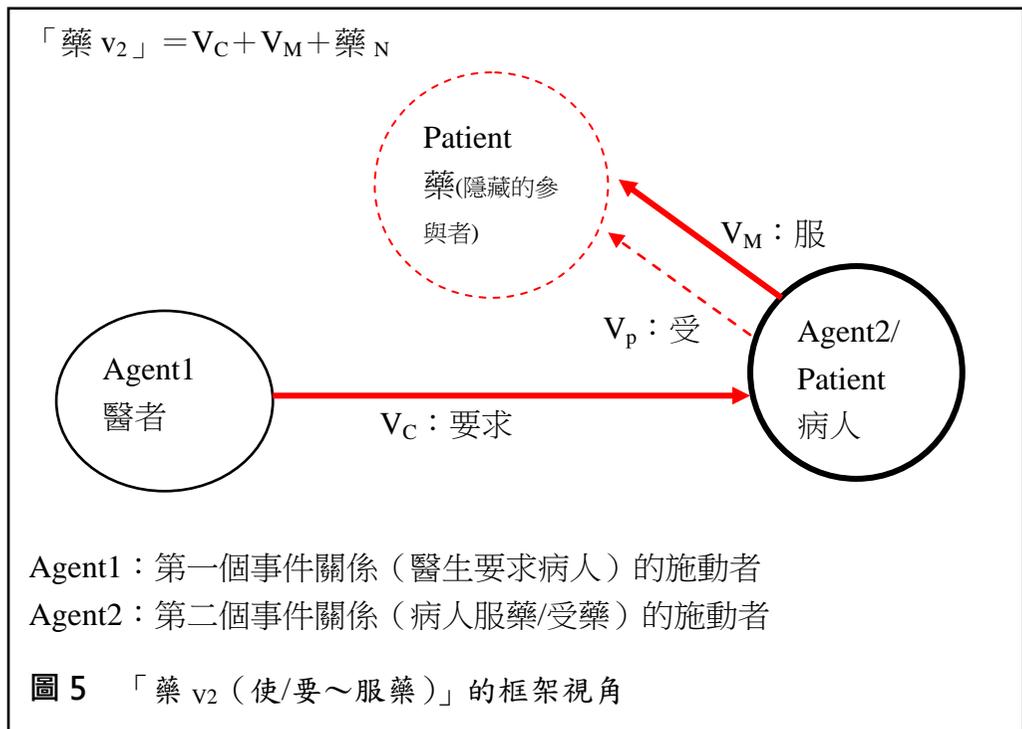
說明：

V_C：cause verb，致使、使役動詞

圖 5 進一步根據古文結構呈現動詞「藥 v₂」所突顯的的框架視角，參與者同樣是「醫生」、「病人或疾患處」和「藥」，其中「藥」作為動詞使用，一樣是隱藏在事件關係中的參與者。敘述者根據這三個參與角色的互動及和「藥 v₁」不同的事件背景選擇了適當的動詞意義「使～服藥」。在「使～服藥」的祈使動作結構中，施動者 (agent1)「醫生」要求、命令受動者「病人 (直接受動者)」接受治療 (例如吃藥)，繼而再以「病人或疾患處」為施動者 (agent2)，描述施動者「病人或疾患處」接受並服用、吃下「藥物」的第二個事件關係。前面的動作描述對受動者的命令、役使，接續的動作描述病人施動的方式。

然而，不管是上述的哪一種意義，動詞「藥」的選擇，都建立在施動者 (agent1)「醫生」和事件參與者「藥 (patient)」、「病人或疾患處 (agent2/patient)」間意義的相互繫聯與誘發 (activated)。三者之中，醫生和病人在此「治病框架」都是施動者，只是兩者的動作方向不同 (醫生要求病人、病人服藥)，其中病人所採取的動作方式「服用 / 吃」和藥的「質地、成分」產生意義上的繫聯，促使和「藥」相關的動作方式成為事件關係中的顯著成分 (salient element)，進一步使名詞「藥」藉由轉喻策略 (metonymy) 延伸出動詞的用法，描述「使～服藥」的事件關係。

從細節來說，在此治病的事件框架中，敘述者緊扣「藥」名詞概念中表質地、成分 (constitutive) 的屬性 (Pustejovsky, 1995) 與「病人」吃、服用藥物的動作相結合，加上「醫生」要求「病人」的動作，形成動詞「藥_{v2}」的意義。由此可知，在這個視角框架中，敘述者很顯然是以後面的事件關係為描述主體，因此者選擇將第二個事件的施動者 (agent2)「病人」的動作方式「吃、服」結合在意義繫聯最緊密的受動者 (patient)「藥物」上，再加入第一個事件的施動者 (agent1)「醫生」對「藥物」或「病人」產生「要求」的互動關係，形成新的動作描述方式，如例 (13)「(醫)藥之」。



(三)「藥_{v3}」: 服藥 (VO)

「藥」作動詞使用的第三種意義是「服藥」。雖然「藥」在此結構中仍舊結合了動詞和受詞的意義，但主要是描述參與者「使用藥物的動作

方式」。以「藥物」為核心帶入的整個事件關係中，參與者通常只有「病患」和「藥物」，因此不涉及「藥物」移轉的方向，也沒有加入表達路徑、方向介詞的必要性。然而，當古漢語動詞「藥」所帶入的事件關係發展到現代漢語，原本濃縮的「VO」結構成分便逐一釋出，成為了包含表具體操弄動作「吞、吃、服、喝」和參與者「藥物」本身的句型結構，即「吃藥、喝藥、服藥...」，請看下面古今例句的對照：

(15) 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易·無妄〉

譯文：得了病不胡思亂想，不需服藥（吃藥）就能病癒（陳鼓應，1999）。

(16) 鵠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譯文：扁鵲說「我並不能使死去的人再活過來，只是讓那些能夠治癒的人活命，那些死去的人還是不能服用藥物而使他們復活的。悲哀的是，暴君治理國家的弊病，也不是服用藥物而可以平治的啊（郝志達、楊鍾賢，2007）。

(17) 除夕夜當晚，胃脹難耐，服了胃藥趕緊上床睡覺；不料半夜胃痛得直冒冷汗，忍著痛楚起身想再度吃藥，卻暈倒在地。【2013-02-13/聯合報/A16版/健康】

例（15）是祝福人早日病癒的一段話，句首省略主語「病人」，「無妄」是不要妄加臆測，「之疾」指這樣的疾病，意思是說對於這樣的疾病胡亂猜想是沒有用的，只需以不變應萬變，不需服用藥物就能自然痊癒了，因此後半句說「勿藥有喜」。觀察動詞的句法特徵和框架視角所包含的參與者，動詞「藥_{v3}」前面省略了已提及的主語（病人），後接否定詞「勿」（不需、不要）修飾動詞，動詞後面沒有其他參與者，但以動詞詞組「有喜」描述事件結果，意指病人不需服藥就可以病癒。

例（16）中的「死者不可藥而生」、「（亂君之治）不可要而息」則有

相似的結構和意義，描述神醫扁鵲無法使死者因服藥而復活，昏君統治的國家也不可能藉由服用藥物而得到平治。動詞「藥 V₃」前面的「死者」、「亂君之治」如同罹患疾病的病人，後接否定詞「不可（不可能）」如同例（15）中的否定詞「勿」（不需）。至於動詞後面一樣沒有其他的參與者，但以連接詞「而」後接動詞「生」（復活）、「息」（平治）描述事件結果，意指患病者無法因服藥而復活，進一步隱喻昏君亂國難以平治的道理。對照古漢和現漢句式結構可知，例（17）現代漢語中「吃藥、服藥」的「VO」結構在古漢語中可以單獨以動詞「藥」來表達：

古代漢語

例句	(病者)	(勿 / 不可)	藥 V ₃	(而)	(生 / 有喜)
結構	(S)	(Neg.)	V _M	(Conj.)	VR

說明：

VR：results verb，結果動詞

現代漢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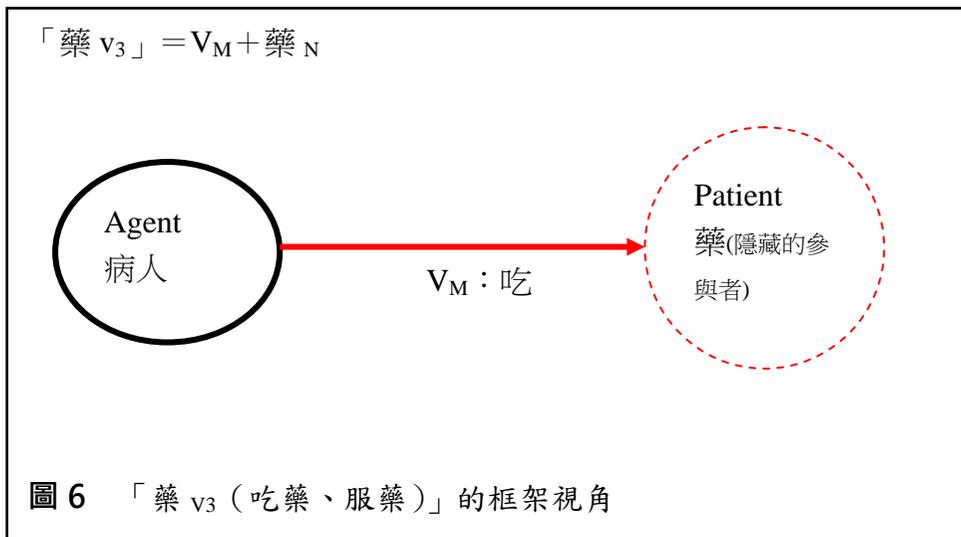
例句	(病人)	吃/服	藥
結構	(S)	V _M	O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在古漢語中我們如何判定動詞意義是「服藥」而非「敷藥」或「用藥治療」呢？首先，事件的施動者為病人。在古漢語中當施動者為醫生或治病者時才會涉及「治療」或「用藥治療」的事件關係，且醫生操作藥物的動詞則較為多元，如「竄（薰）、給、操（拿）、擣、和（調和）」，但病人操作藥物的典型動詞多為「食、飲、嘗、服、受」，這些動作方式大多和服用藥物相關，加上動詞後面補述了操作藥物所得的結果，表示動詞意義必和使用藥物的細節相關，因此在此結構中

動詞「藥_{v3}」可用以描述「服藥」的事件關係。

圖 6 進一步根據古文結構呈現動詞「藥_{v3}」所突顯的的框架視角，我們可以從「藥_{v3}」的框架結構來驗證「藥_{v2}」的討論。「藥_{v3}」的治病框架中，參與者只有「病人」和「藥」，其中「藥」作為動詞使用，是隱藏在事件關係中的參與者。敘述者根據這兩個參與角色的互動及事件的背景情境選擇了適當的動詞意義，即「吃藥、服藥」。在這個動作結構中，施動者（agent）「病人」對受動者(patient)「藥」做出「吃、服、吞」等使用藥物的動作，整個動作過程涉及使用藥物的「方式」。動詞「藥」的選擇，在於施動者（agent）「病人」和事件參與者「藥（patient）」兩者之間意義的相互繫聯與誘發（activated）。敘述者瞭解病人在此「治病框架」中是施動者，他所採取的動作方式「服用 / 受」（包含吃、吞、飲、嚙等動作細節）和藥的「質地、成分」產生意義上的繫聯，促使和「藥」相關的動作方式成為事件關係中的顯著成分（salient element），進一步使名詞「藥」藉由轉喻策略（metonymy）延伸出動詞的用法，描述「服藥」的事件關係。

從細節來說，在此治病的事件框架中，敘述者緊扣「藥」名詞概念中表質地、成分（constitutive）的屬性（Pustejovsky, 1995）與「病人」的使用動作相結合，形成動詞「藥_{v3}」的意義。相較於「藥_{v2}」的框架結構，「藥_{v3}」的動作描述更為明確直接，且更清楚表現了敘述者選擇將施動者（agent）的動作方式結合在意義繫聯最緊密的受動者（patient）「藥物」上，形成新的動作描述方式，如例（15）「（病者）勿藥」。排除主語省略的其他原因，施動者「病人」之所以未能如「藥」轉喻為動詞，可能因為病人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較為廣泛，然而「藥」的成分可以決定病人的施動方式，因此名詞「藥」在語意上和「服藥、吃藥」動態概念的繫聯更能精確、緊密地突顯出敘述者要表達的意思。



(四)「藥 v₄」: 治療 (V)

古漢語動詞「藥」的第四種意義是「治療」。在結構上「藥」為表「治療」之義的抽象動作動詞 (motion verb)，後接受詞「疾病」或「患處」，形成典型的「VO」結構。有趣的是，「藥」的名詞意義「藥物、治療物質」在此事件關係中似乎並不重要。相較於前述的動詞意義類型，「藥」的使用既非描述具體的動作方式，也不著重在使用的「藥物」本身，反之卻強調藥物的「動作功能」(function)，亦即能夠「治療」疾病或病患。也因為「藥物」的概念並沒有進到整個事件關係中，因此既不涉及藥物「路徑 (path)」的移轉，也不涉及藥物的「使用方式 (manner)」，不管醫生採取任何治療疾病的方法 (包含不使用藥物的其他途徑)，都可能含括在抽象動作意義「治療」中。筆者認為，敘述者的目的不在於強調使用哪些具體「藥物」，或採取哪些具體的「方法」，而是藉由藥物所具有的「治療功能」將整個事件帶入「醫治、治療疾病」的情境中。發展到現代漢語，「治療」的動作意義並不一定涉及和「藥物」相關的名詞概念，因此「藥」字的使用便從此結構中抽離，取而代之的是動作動詞「治療」，後面接上和「疾病」相關的受詞，結構上仍舊維持原本的「VO」

形式排列，請看下面古今例句的對照：

- (18)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髻，病而求醫。...」〈莊子·天地〉

譯文：門無鬼說：「天下太平無事而後有虞氏才去治理呢，還是天下動亂才去治理呢？」赤張滿稽說：「天下太平無事是人們的心願，又為什麼還要考慮有虞氏的盛德而推舉他為國君呢！有虞氏替人治療頭瘡，毛髮脫落而成禿子方才戴假髮，正如人生病了才去尋求醫生。...」（簡美玲，1992；吳怡，2000）。

- (19) 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第三章〉

譯文：疾病已經發生了才去治療它，戰亂已經形成了才去平定它，這就好像是口渴了才去挖井，遇到戰爭才製造武器，不也是太晚了嗎？（南京中醫學院，1994）

- (20) 在不同的目標，不同治療媒介下，音樂治療並不是生了什麼病就聽什麼音樂，更不是將音樂神話為藥品，讓音樂「直接」的**治療疾病**。【2012-04-18/聯合報/D2版/健康】

例（18）舉有虞氏治療疾病的例子說明道家眼中的治國之道。其中「有虞氏之藥瘍也」一句意指有虞氏（醫生）治療病人的頭瘡，「之」是助詞，「也」是句末語助詞。觀察動詞的句法特徵和框架視角所包含的參與者，動詞「藥_{v4}」前面是醫生（有虞氏），動詞後面的參與者是疾患處（瘍）。例（19）同樣是舉醫生治病的例子說明治國平亂需未雨綢繆的道理。「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一句意指疾病已經形成了才去治療它，連接詞（而後）銜接了「病已成」和「藥之」兩個先後的連續事件，「藥之」意指醫生治療疾病，代名詞「之」代指前面提到的疾病。動詞「藥_{v4}」前

面的參與者是省略的主語（醫生），後面的參與者是疾患處（之/ 病）。對照古漢語和例（20）現代漢語的句式結構，同樣表達「治療」的動作，古代漢語的「藥」在現代漢語中可以「治療」的動作動詞來表達，而「VO」結構的表現形式與事件參與者則古今並無二致：

古代漢語			
例句	有虞氏	藥 v ₅	瘍、病（傷口、疾病）
結構	S	M	O

說明：

M：motion verb，抽象動作動詞

現代漢語			
例句	音樂	治療	疾病
結構	S	M	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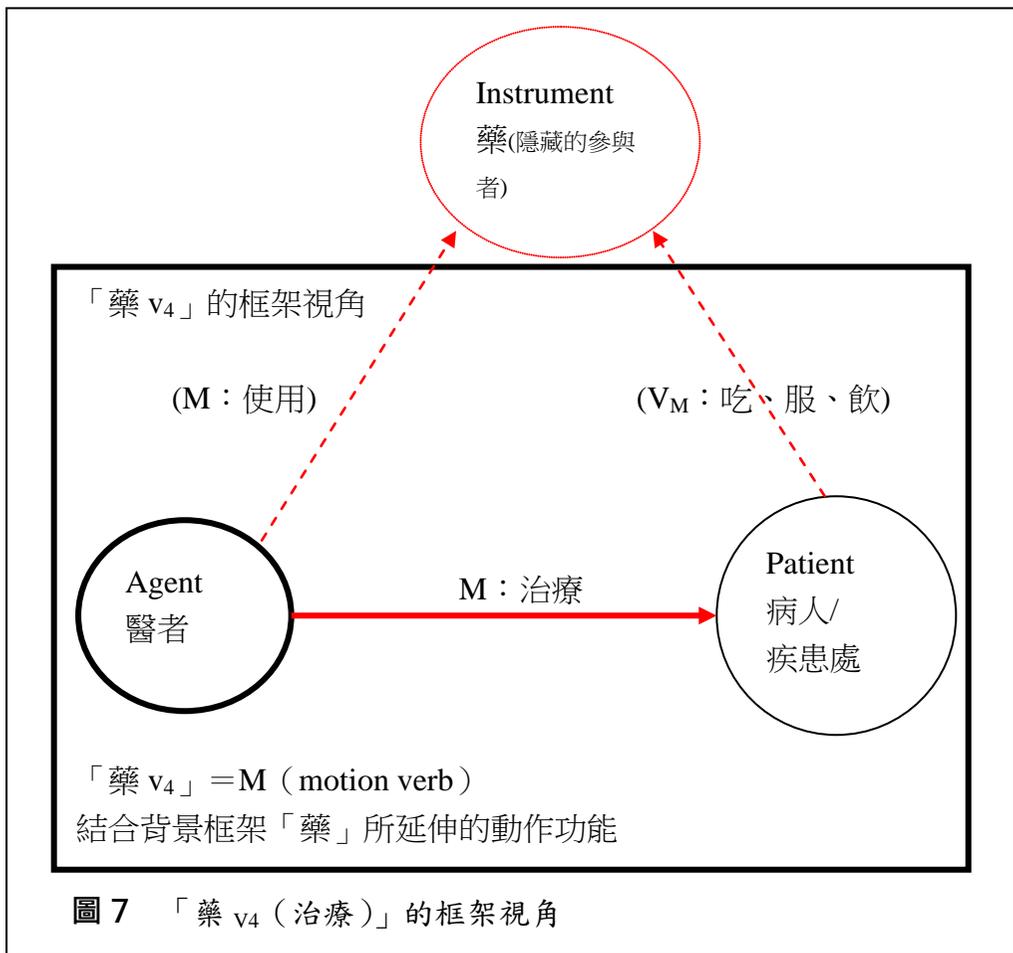
圖 7 進一步根據古文結構呈現動詞「藥 v₄」所突顯的的框架視角。在「藥 v₄」所描述的治病框架中，參與者只有「醫生」和「疾患處」，看似參與者的「藥」單純作為動詞使用。「藥」雖然是包含在「治病框架」的其中一個參與者，卻不是語法結構中必要的論元。敘述者根據這兩個參與角色的互動及事件的背景情境選擇了適當的動詞意義，即「治療」。在這個事件關係中，施動者（agent）「醫生」可能對受動者「疾患處」進行各種治療動作，只是從事件背景無法判定治療過程的具體動作或方式。然而，敘述者可以從「醫生」與「疾患處」兩個參與者的關係繫聯，理解動作的意義涉及「醫生治療疾患處」的抽象事件關係。

至於為何選擇「藥」作動詞呢？筆者認為，除了在文化意涵上古漢語「藥」是醫治疾病重要的憑藉工具；從認知策略看動詞「藥」的選擇，一部份原因在於「藥」作為治病框架的重要參與者之一，雖然不是語法

結構中必要的論元，施動者「醫生」的動作目的仍然能和結構外的參與者「藥」產生意義繫聯。為何敘述者不選擇「醫」或「病」作為動詞描述「治療」的事件關係，反之選擇結構以外的參與者「藥」？這表示名詞「藥」中表「治療」的動作功能是最容易被凸顯的顯著成分 (*salient element*)，兩者的繫聯關係在敘述者對「治病」的認知結構中最容易被攫取。

敘述者瞭解醫生在此「治病框架」中是唯一的施動者，他所採取的醫治動作和藥物的「功能」(治療)產生意義上的繫聯，促使和「藥」相關的動作功能成為事件關係中的顯著成分 (*salient element*)，「藥」可以是各種治療工具或手段的泛指，其表「治療」的顯著意義可以透過轉喻策略延伸出動詞的用法。進一步使名詞「藥」藉由轉喻策略延伸出動詞的用法，描述「治療」的事件關係。從細節來說，敘述者緊扣「藥」名詞概念中表現藥物功能 (*function*：「治療」)的屬性 (*Pustejovsky, 1995*)，和「醫生」醫治病人的抽象動作結合，形成動詞「藥_{v5}」的意義。

由此可知，在名動轉換的過程中，名詞本身不一定是該事件結構的參與者，但是必須處於同一個治病框架下，且為治病框架中典型的參與者，才有可能從敘述者認知的典型範疇裡被篩選、凸顯出來，此認知機制說明了語言表達或事物特徵往往如意義框架的冰山一角 (*Kövecses, 2006*)。在這個視角框架中，敘述者選擇將施動者 (*agent*) 的動作方式結合在同一語義框架中意義繫聯緊密的典型角色「藥物」上，構成新的動作描述方式，如例 (18)「有虞氏藥瘍」。



(五)「藥 v₅」: 使用藥物治療 (V₁—O—V₂)

古漢語動詞「藥」的第五種意義是「使用藥物治療」。單就結構而言，「藥」能以動詞的身份獨立存在，後接受詞與否是可以選擇的。在表達「使用藥物治療疾病」的事件關係中，動詞「藥 v₅」在意義上同時結合了「使用藥物」與「治療」的連續事件關係，「藥物」受到事件焦點 (figure) 「醫生」的操弄，從來源 (source) 「醫生」移動到目標 (target) 「疾病或病人」，結合治療方式 (manner) 與治療的抽象動作 (motion) 構成整體事件關係。筆者認為，「藥物」出現在事件框架中的目的是因為它具有「治療功能」，將整個事件帶入「醫治病患、治療疾病」的情境中。發展

到現代漢語，「藥」作為動詞所概括的「VOV」結構成分逐一釋出，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方式動詞「使用」與動作動詞「治療」，並保留事件移動的焦點「藥物」，結構上以「VOV(O)」的形式排列，形成典型的連續動詞片語「使用藥物治療(疾病)」，請看下面古今例句的對照：

- (21) 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瘧，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黃帝內經·素問·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第二章第三節〉

譯文：如果不即時治療，就會傳行到脾，叫做脾風，發生黃疸、腹中熱、煩心、小便黃色等症狀，在這個時候，可用按摩治療、可用藥物治療，也可用熱湯沐浴治療(南京中醫學院，1994；劉小沙，2011)。

- (22) 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癰，當此之時，可灸、**可藥**。〈黃帝內經·素問·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第二章第三節〉

譯文：如果再不治療，病就從腎傳心，發生經脈牽引而拘攣(痙攣)，叫做癰病，在這個時候，可用灸法治療，或用藥物治療(南京中醫學院，1994；劉小沙，2011)。

- (23) 作好壓力調節、和另一半維持良好溝通，保持親密關係。妥善治療更年期症狀，若有情緒、心理、睡眠障礙，可尋求精神科醫師協助，必要時**使用藥物治療**。【2012-02-02/聯合報/D2版/健康】

例(21)和(22)分別描述疾病「脾風」和「癰」的症狀，並列舉幾種治療的方式：按摩治療疾病、使用藥物治療疾病、湯浴治療疾病，或是針灸治療疾病。其中「可藥」一句是醫生列舉的其中一種治療方法，意指使用藥物治療疾病，觀察動詞的句法特徵和框架視角所包含的參與者，句首省略主語(醫生)，表建議的副詞「可」意指能夠，用以修飾動詞「藥 vs」，動詞後省略前文已提及的參與者「疾病」(脾風和癰)。對照古漢和例(23)現代漢語的句式結構，同樣是描述「使用藥物治療疾病」

的連續動作，古代漢語以「藥（之）」來呈現現代漢語中「使用藥物治療（疾病）」的句式結構，更顯現其語言表達的精簡性：

古代漢語				
例句	(醫)	(可)	藥 v ₆	(之)
結構	(S)	(Adv)	M ₁ -M ₂	(O)

現代漢語					
例句	(醫生/病人)	使用	藥物	治療	(疾病)
結構	(S)	M ₁	O1	M ₂	(O2)

說明：

M₁：motion 1，第一個抽象動作動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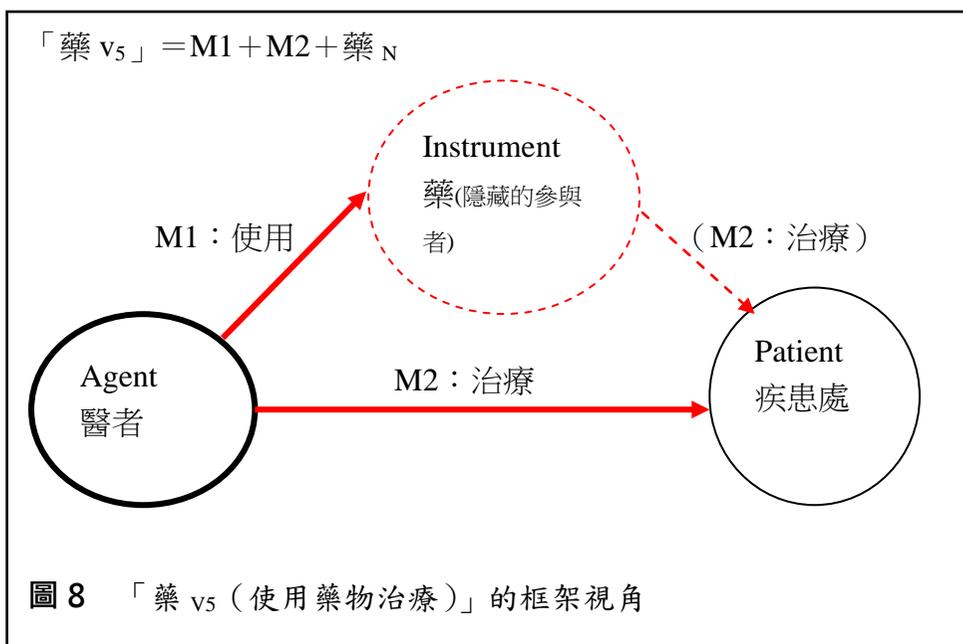
M₂：motion 2，第二個抽象動作動詞

圖 8 進一步根據古文結構呈現動詞「藥 v₅」所突顯的的框架視角。在「藥 v₅」所描述的治病框架中，參與者包含了「醫生」、「疾患處」和「藥」，其中「藥」作為動詞使用，是隱藏在事件關係中的參與者。敘述者根據這三個參與角色的互動及事件的背景情境選擇了適當的動詞意義，即「使用藥物治療」。在這個動作結構中，施動者 (agent)「醫生」先對參與者「藥」做出各種使用藥物的動作，再以「藥」對受動者 (patient)「疾患處」進行各種治療動作，兩個連續動作過程大致上是「醫生」藉由「藥物」達到治療「疾患處」的目的，只是從事件背景無法判定動作過程是否涉及使用藥物、醫治病患或疾病的具體動作及方式。然而，敘述者可以從「醫生」、「藥物」、「疾患處」三個參與者的繫聯理解動作意義涉及「醫生使用藥物治療疾病」的抽象動作概念。

動詞「藥」的選擇，在於施動者 (agent)「醫生」和事件參與者「藥 (instrument)」、「疾患處 (patient)」間意義的相互繫聯與誘發 (activated)。

三者之中，醫生是「治病框架」中唯一的施動者，所採取的醫治動作和藥的「功能」（治療）產生意義上的繫聯，促使和「藥」相關的動作功能成為事件關係中的顯著成分（salient element），進一步使名詞「藥」藉由轉喻策略延伸出動詞的用法，描述「使用藥治物療」的事件關係。

從細節來說，「治療」是此治病框架中的主要動作意義，敘述者緊扣「藥」在名詞概念中表現藥物的功能（function：「治療」）屬性（Pustejovsky, 1995），和「醫生」的治療動作相結合，同時促發「使用藥物」、「治療疾病」兩種動態概念，形成動詞「藥_{v6}」的意義。但為何敘述者選擇受動者「藥」而不選擇「疾患處」作為名動轉換的考慮對象呢？首先，參與者「疾患處」和施動者「醫生」之間不一定能誘發「使用藥物」的動作概念，因為治療疾病的方式有很多種；第二，在這個視角框架中，敘述者優先考慮將施動者（agent）的動作方式結合在意義繫聯最緊密的參與角色「工具（instrument）」上，使名詞「藥」中所具有的動作功能（如「治療疾病」）成為顯著成分，並且直接省下敘述者再去尋找動詞的必要。如例（21）、（22）「（醫者）（可）藥」，排除主語省略的其他原因，結構中的另一個參與者「疾患處」之所以在結構中省略而未能如「藥」轉喻為動詞，可能因為參與者「疾患處」在前文已經提及，且單純作為接受治療的「受動角色（patient）」，在「治病框架」中與施動者「醫生」的意義繫聯不如具有主動治療意義的「藥物」來的緊密強烈。



肆、結論

上述討論幫助我們理解「藥」的名動轉變現象並不是敘述者任意選擇或無規則性演化的結果。歸納筆者所發現的幾個現象如下：

第一，參與者「藥」從名詞轉變為動詞的過程中，其動態語義的凸顯，受到事件結構中施動者(agent)的動作能力影響，例如「病人服藥」、「醫生敷藥」、「醫生使用藥物」、「醫生治療」等動作關係。

第二，「藥」能夠動詞化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施動者和該動詞化的名詞本身，能有密切的意義繫聯(meaning congruity)，促使轉喻機制(metonymy)的運作。所謂的意義密切繫聯，是指動詞的選用必須建立在該名詞意義特徵的顯著成分(salient element)上，例如特定質地、功用或外型，並且能和施動者的行為相繫聯。如單就「醫生給藥」的事件中，「給」的動作只是單純描述施動者的能力，和「藥」的內部意義無特定的聯繫，因此不足以促發「藥」從名詞轉變為動詞。

此外，在一般的治病框架中，參與者「藥」作為無生名詞，通常是施動者行為所支配的受動角色、被動角色或是工具角色（是治療過程中的一類工具或憑藉事物），屬於事件中的背景（ground），如果又與另一受動者（如病患或、疾患處）一起出現在結構中，往往淪為由介詞引入的補述的角色，如古漢語中亦有「以藥療之」、「日敷以藥」的結構。

簡而言之，作為受動者（patient）或工具角色（instrument）的「藥」可以和施動者（agent）的動作能力結合轉變為動詞，原因在於敘述者為突顯施動者的行為動作與參與者「藥」在某種顯著意義上的繫聯關係，藉由換喻（metonymy）的策略達成其目的。從另一角度來看，追求表達結構上的經濟性或一致性也可能是考量的因素。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認為名詞最初產生動詞化的用法，主要是用以強調結合具體參與者的典型事件關係，這一類描述明確動作細節的事件關係，最容易與參與者本身產生意義繫聯。如「藥_{v1}」（給～敷藥）、「藥_{v2}」（使～服藥）、「藥_{v3}」（服用藥物）和「藥_{v5}」（用藥治療）等。至於「藥_{v4}」（治療）所描述的事件關係不需結合參與者「藥物」，其意義顯得更為抽象，且使用上已有其他動詞可以取代，如「治」、「療」、「疾」等，因此在名動轉變的意義延伸過程中應屬於較晚期的用法，但可以使用的語境也更為廣泛，反而可能因此成為較典型的用法，因此普遍出現在辭典意義中。

事實證明，框架理論的分析幫助我們在轉喻規則之上有系統地詮釋詞類意義延伸的脈絡。在限定的語義框架⁴中討論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有助於理解詞類轉變的現象。當然，只討論古漢語中「藥」的名動轉變，這樣的立意未免過於狹小。本文所做的嘗試，目的在於從「藥」名詞動詞化例證中的豐富現象，嘗試找出詞類轉變在語義認知和語言運用上的

⁴ 本文主要討論出現在「治病框架」中的詞彙「藥」。筆者認為詞彙「藥」是治病框架中典型的參與者，因此嘗試探討其名動轉變過程中語義的延伸，以及所運用的認知策略。當然，詞彙「藥」在其他框架中也可能延伸出動詞的用法，如「藥殺」、「藥死」（下毒、用毒物殺害）等，因不在本文的治病框架中，故暫時不予以討論。

規則。在不同的框架視角下，施動者與其他參與角色的互動，名詞本身所具有的典型意義及意義屬性上的拓展，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然，以上假設必須進一步參照治病框架中其他參與者的名動轉變現象一併討論，或許才能歸納出名動轉變的普遍性規則。

從語言教學的角度，古漢語中多變的句法結構和名動轉變現象往往使今日學習者不易理解和掌握，教師授課也僅能要求學生死記這些語法知識。事實上，句法與詞性的改變並非任意且隨機的搭配組合，表面上看似是語法問題，事實上仍立基於人類認知事物的方式。例如整體事件框架的建構、敘述者所採取的框架視角，參與者和動詞意義在語義聯繫上的緊密度等等。本文希望傳遞的訊息是：詞類轉變的現象不是古文使用上的特例，而是人類認知事物、解讀事物的能力之一。不管是學習古代漢語或現代漢語（華語教學），教師若能引導學生從事件框架的角度理解名動轉變的成因和規則，對於語法知識的學習必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參考文獻

- 王冬梅（2010）。現代漢語動名互轉的認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夢鷗（1970）。禮記今註今譯。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 王忠林（2009）。新譯荀子讀本。臺北市：三民出版社。
- 申小龍（1995）。當代中國語法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
- 左民安（2005）。細說漢字—1000個漢字的起源與演變。北京：九州出版社。
- 白話史記編輯委員會（1985）。白話史記。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 田臻（2014）。漢英存在構式與動詞語義互動的實證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江曉紅（2009）。認知語用研究：詞彙轉喻的理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福印（2008）。認知語言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振興（1996）。新譯墨子讀本(精)。臺北市：三民書局。
- 李漁叔（1977）。墨子選注。臺北市：正中書局。
- 宋作豔（2011）。輕動詞、事件與漢語中的賓語強迫。中國語文，3，205-217。
- 谷衍奎編（2003）。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
- 吳怡（2000）。新譯莊子內篇解義。臺北市：三民書局。
- 杜祖貽、關志雄（2004）。中醫學文獻精華：附考證圖錄及索引。臺北市：商務印書館。
- 林尹（1997）。周禮今註今譯。臺北市：商務印書局。
- 周亞民（2005）。漢字知識本體—以字為本的知識架構與其應用示例。博士論文。臺北市：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研究所。

- 郝志達、楊鍾賢 (1995)。史記文白對照全譯本。臺北市：建宏出版社。
- 徐盛桓 (2001)。名動轉用的語義基礎。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15-23。
- 高航 (2009)。認知語法與漢語轉類問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張高遠 (2008)。英漢名詞化對比研究：認知·功能取向的理論解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榮興 (2012)。從心理空間理論解讀古代「多重來源單一目標投射」篇章中的隱喻。華語文教學研究，9 (1)，1-22。
- 張榮興 (2012)。心理空間理論與《莊子》「用」的隱喻。語言暨語言學，13 (5)，999-1027。
- 張輝、盧衛中 (2010)。認知轉喻。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陳橋驛等 (1996)。水經注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 趙誠 (1999)。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
- 簡美玲 (1992)。莊子新釋。臺南市：文國書局。
- 劉小沙譯注 (2011)。黃帝內經。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南京中醫學院編著 (1994)。黃帝內經素問譯釋 (3版)。臺北市：文光圖書有限公司。
- 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輯 (2004)。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 Fillmore, Charles J. (1975).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In Cathy Cogen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123-131).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Dept. of Linguistics, U.C. Berkeley,
- Fillmore, Charles J. (1977). 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 In R. Cole (Eds.),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pp. 76-13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pp. 111-138). Seoul: Hanshin.

- Fillmore, Charles J.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Quaderni di Semantica*, 6(2), 222-254.
- Fillmore, Charles J. (2003). *Form and meaning in language*. Stanford, Calif. : CSLI Publication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 Huang, C.-T. James. (2014).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To appear in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 Dylan T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övecses, Zoltán. (2006).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Vol. 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Vol. I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Cheng-hui. (1991). *Nouns, nominalization and denominaliz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A study based on Mencius and Zuo zhu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Marjorie K.M. Chan and James H-Y. Tai. (1995). From nouns to verbs: Verbaliza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NCCL-6*, edited by Jose Camacho and Linda Choueiri. Los Angeles: *Graduate Students in Linguistics (GSIL)*, USC. Volume II. pp.49-74.
- Mei, Tsu-lin. (1989).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33-5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Mei, Tsu-Lin. (2008a). Jiaguwen li de jige fufuyin shengmu [Some consonant

- cluster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Zhongguo Yuwen*, 3, 195-207. (In Chinese)
- Mei, Tsu-Lin. (2008b). Shanggu Hanyu dongci zhuo-qing bieyi de lai yuan [The origin of voicing alternation in Old Chinese verbs]. *Minzu Yuwen*, 3, 3-20. (In Chinese)
- Mei, Tsu-lin. (2012). The causative *-s- and nominalizing *-s in Old Chinese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 1-28.
- Peirsman, Yves and Dirk Geeraerts. (2006).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3), 269-316.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and Branimir Boguraev. (1995). Lexical semantics in context, in J. Pustejovsky and B. Boguraev (Eds.), *Journal of semantics, special issues on "Lexical Semantics"*.
- 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Francisco J., and Lorena Pérez Hernández. (2001). Metonymy and the grammar: Motivation, constraints and interaction.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1, 321-357.
- Radden, Günter, and Kövecses, Zoltán. (1999). Toward a theory of metonymy.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ed. by K-U. Panther and G. Radden, 17-5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Radden & Dirven. (2007). Situation type. *Cognitive English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i, James H-Y. (1997). Category shifts and word-formation redundancy rules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I1: Morphology and lexicon*,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no.2, Academia Sinica, 435-468.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MA; London: MIT Press.

Ungerer, Friedrich, and Hans-Jörg Sch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nd ed). London: Longman.

語料來源

Word sketch engine:

<http://wordsketch.ling.sinica.edu.tw/cws/index.html>

黃居仁、譚樸森、陳克健、魏培泉 (1990)。中研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

http://old_chinese.ling.sinica.edu.tw/

魏培泉、劉承慧、黃居仁、陳克健 (2001)。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

料庫：<http://db1x.sinica.edu.tw/cgi-bin/kiwi/pkiwi/pkiwi.sh>

劉小沙譯注 (2011)。黃帝內經。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